

# 词汇语义学 1

# 第一章

## 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简史

### 第一节 传统语义学

#### 1.1.1 语义研究的历史

关于语义研究的历史,无论中外,都可以分成三个时期:训诂学、传统语义学、现代语义学。训诂学时期,那时的训诂学是语义学的一部分,是解经,附属经学;是释句,阐释经学文本句群中的疑难字、词、句义。这里没有必要回顾训诂学,只从传统语义学讲起。

传统语义学也叫历史语文语义学,其活动期主要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传统语义学的孕育雏形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那时语言学开始从语文学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词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语义问题。1825 年雷西格(K. Reisig, 一译莱齐希)草创研究意义的学科 *semasiologie*(拉丁词,法语、德语同形,英语转写为 *semasiology*)——义符学或语义学,研究词义及其历史演变。

19 世纪末是传统语义学诞生期,语义学开始从词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学科,这就是早期的语义学。“语义学”这个术语,于 1893 年被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 Bréal)正式创造出来,他借用希腊语词根 *sēma*(符号)创造一个法语词 *sémantique*,英语转写为 *semantics*。四年后,即 1897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著《语义学探索》,于是成了最著名的传统历史语义学家。新语义学和新哲学为互动因素,新的语言哲学有弗雷格的逻辑语义学,胡塞尔的认识论语义学。语义学这个术语至今已经整整用了一百年,经久不衰。

20 世纪 20 年代是成长期,语义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达尔

## 2 第一章 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简史

梅司脱(Darmesteter)《词的生命》(巴黎,1922)、奥格登、理查兹《意义之意义》(1923)是这个时期语义学最有名的著作。

总之,从雷西格、布雷阿尔开始,后经弗雷格、胡塞尔、保罗、梅耶、奥格登、理查兹、艾尔德曼等奠定性的研究,传统语义学终于形成了一门科学。即使到50年代以后,传统语义学仍然在国内外中小学的本族词语教学、外语教学以及翻译、词典编纂中占着主要地位。它跟现代语义学并行走了一段路,但是越走越远。

### 1.1.2 传统语义学的研究对象

传统语义学研究是以词义为轴心的,涉及下列十个问题:①词源,②词的理据,③词义的变化和演变,④词义类聚——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同音异义词,⑤词的中心义和色彩附属义,⑥词义和概念的关系,⑦词义、语音和客观事物三者的关系,⑧词语解释及教学,⑨词语翻译,⑩词典编纂。

### 1.1.3 传统语义学的缺陷

传统语义学有四个缺陷。这些缺陷是跟语音学(特别是音位学、音系学)、语法学(特别是句法学)相比较而言的:

第一,它研究的单位是一元的,只局限于词义。而语音学和语法学研究的单位则是多元的,分别有:音素、音位、音节、词及词组的音,句子的语音;语素、词、词组、句子。

第二,它的研究方向是单向的,只是静态地研究语言中词义纵向的聚合。而语音学、语法学的研究方向是双向的,既在静态中研究语音单位、语法单位在语言中的纵向聚合,也在动态中研究它们在言语中的横向组合。

第三,它的研究思想,从宏观上说没有把词义视为一个整体系统。观点多是孤立、分散的、原子主义的,有较强的心理倾向:词义是心理实体,词义变化是心理过程。而语音学、语法学则是系统论,它们把研究单位抽象出一个系统。

第四,它的研究方法,没有充分运用分析法。从微观上说,它没有从词义中分析出更基本的元素,没有深入到词义内部,只是把词义当做一个一元整体。而语音学已经分析出音素,语法学分析出词(语)素、形素。

这些根本性的缺陷,是传统语义学的桎梏。

## 第二节 现代语义学

### 1.2.1 20世纪20~30年代是现代语义学孕育期

这个时期产生了现代语义学的第一个流派——结构语义学。其活动期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它产生的标志是20~30年代初,德国语言学家伊普生1924年提出语义场(Bedeutungs-Feld),特里尔在1934年进一步确立发展了语义场(Semantic Field)理论模式。它在理论上、方法上,都是对传统语义学的重大突破。它使得传统语义学面对的开放性的、分散性的词汇语义单位变成了封闭性的、系统性的词汇语义板块。

这时期的代表作是德国希透恩的《意义的意义》(哥德堡,1932),还有美国卡尔纳普的《语义学导论》(剑桥·哈佛大学,1942),卡茨的《语义学原理》(纽约,1952)。

50年代末以前,语言学家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语义学的对象及方法,因而系统语义学著作极少。

### 1.2.2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语义学诞生成长期

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广泛地使用了“结构主义语义学”这一术语。

1962年,结构语义学派中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学者英国的乌尔曼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语义学》。其主要成绩是推进了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下义关系等方面研究。结构语义学的方法是超越直觉的。

这个时期产生了现代语义学的另两个学派:解释语义学(interpretative semantics)、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

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卡茨、福多等人把语义学从哲学带进

了语言学领域。他们虽然接受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基本框架,但是一反乔姆斯基的做法,认为句法是第一性的,语义是隶属于语法的,语义以句法为基础生成句法表达式,再转为语义表达式,语言学中的语义规则能解释语法的深层结构,认识句子的意义,因而得名“解释语义学”。

雷科夫、麦考莱、罗斯等乔姆斯基的门生,在60年代提出跟解释语义学相反的语言理论模式,认为语义是第一性的,是语法的基础,先产生语义表达式,后转换为句法表达式,一切句子都是从语义结构产生的,即所谓“生成语义学”。

虽然解释语义学和生成语义学都不是纯粹的语义学派,但是它们使用的义素分析法,特别是卡茨等人设计了一套元语言来界定自然语言的词语,以及对句子的语义分析,则是现代语义学诞生的更重要的标志。这一基本方法和研究范围扩大的特点,是对传统语义学的更进一步突破。

到了60年代中期,乔姆斯基把语义规则同句法、音系规则一起纳入他的标准理论之中。

### 1.2.3 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现代语义学发展期

结构语言学的穷亲戚语义学(格雷马斯,1966)到70年代开始阔起来。70年代一开始,便产生了蒙塔古语义学,它用数学模范地处理、描写了自然语言,扎扎实实地研究了自然语言语义学。

几乎与蒙塔古语义学同时,转换语法融进了词汇语义学,这一主要原因促使逻辑语义学取代了结构语义学的主导地位。它把逻辑方法运用到语义学中,用形式符号、公式和推理规则研究和描写自然语言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

1975年以后又产生了一个跟逻辑语义学分庭抗礼的认知语义学,它认为语言是认知的工具,用非自治的原则方法研究意义的心理学方面。它注重范畴结构的原型论,主张同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生理学、文学、人类学合作,不可忽视语言使用者的经验和文化背景。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柯林斯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人创建了词义新理论——网络说(network theory),用几种关系的网络来表示概念的种

属层次。90年代初期,朗格克尔以多义词及其演变为课题语料研究了网络理论。詹达用网络模型描写了俄语里某些动词前缀的意义,比较有成效。以史密斯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人创造了另一个词义新理论——特征说(feature theory),区分出定义特征(普遍具有)和属性特征(大多具有,主要的)(《语义记忆的结构与处理》,1974)。70年代中期,两种理论渐失市场。

另有些语言学家集中精力研究语义本身,注意介绍、吸收、总结已有语义学派的理论、方法及成果,不追求新的理论模式。这些著作有较大影响: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中译本1999),利奇的《论英语的语义描述》(1969)、《语义学》(1974,1981新版有中译本),F.帕尔默的《语义学》(1976),莱昂斯的《语义学》(1977,两卷,900页),肯普森的《语义理论》(1977),克鲁斯的《词汇语义学》(1986),莱昂斯《语义学引论》(1995),Ю. Д.阿普列祥《语言整合性描写与体系性词典学》(1995,中译本2011),拉宾的《当代语义理论指南》(1996),萨伊德《语义学》(1997)。

80年代以来出现了语义学,特别是认知语义学研究的热潮。在美国,1983年出版了贾肯道夫的《语义学和认知》;1986年出版了艾伦的《语言意义》;1987年出版了三部认知语言学著作:朗格克尔的《认知语法》,雷科夫的《女人、火、危险事物——范畴揭示了思维的什么奥秘》,M.约翰逊的《心中之身:意义、想象和理解的物质基础》;1990年又出版了贾肯道夫的《语义结构》,着力研究概念语义学,使其理论趋于确立和完善,进一步探讨了语义形式化描写方法。

国内在介绍和起步研究中已有创新,主要著作有:贾彦德的《语义学导论》(1986),伍谦光的《语义学导论》(1988),徐烈炯的《语义学》(1990),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1992),石安石的《语义论》(1993),倪波、顾柏林的《俄语语义学》(1995),詹人凤的《现代汉语语义学》(1997)林杏光的《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1999),郭聿楷、何英玉的《语义学概论》(2002),张

家骅等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2003),李福印的《语义学概论》(2006),朱跃《语义论》(2006)。语言语义学之外的有:朱水林主编的《逻辑语义学研究》(1992),蒋严和潘海华的《形式语义学引论》(1998),吴有富主编的《国俗语义学》(1998),吴国华等的《文化语义学》(2000),马清华的《文化语义学》(2000)。

#### 1.2.4 现代语义学的五个趋势

##### (一)不同学科范畴的语义学合流趋势

语义学,历来是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按不同学科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分,共有四种语义学:

(1)语言学的语义学,它研究各种自然语言单位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语义的共时变化和历时演变。其中分词汇语义学、句子语义学、语用语义学。

(2)逻辑学的语义学,它研究逻辑形式化语言中的指示、真实和可满足等问题。现代逻辑语义学是由塔斯基开创的,广义的逻辑语义学(即符号学)还研究语用学和符号关系学。

(3)哲学的语义学,即语义哲学,它认为哲学不是经验科学,而是分析科学,分析的主要对象是语词和语句的逻辑关系,他们的兴趣不再是认识论、方法论。这种分析哲学是现代欧美哲学界的主流。这种新的哲学是新实证主义,其理论是唯我论和约定论。

(4)普通语义学,自1933年在美国诞生,至今还在流行、发展。它主要研究活语言使用的实际问题——言实相符。柯日布斯基(1933)提出思、听、说、读、写应该“面向外延”,说普通语义学是“新的外延学科”。其所谓“外延”就是事实,主张用实在检验语言。外延论是其中心理论,抽象论是其认识论。

掌握外延法,得用两条原理:非等同原理(语言不等同于事物,事实不等同于推论),非全原理(语义反应的非完全性)。其目的是要“根除人们在思想中的谬误”。而这个学科重外延,轻内涵,贬低理性认识;过分强调

个人经验,常有主观主义成分。另外还有不少杂乱和谬误。

除了第四种语义学,前三种,特别是语言学的语义学和哲学的语义学在 80 年代出现了合流趋势。

### (二)研究的范围在扩大,重点突出

现代语义学研究的范围比起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研究范围(词、语素),从微观上说,已经扩展到词义内部的各种基本元素(义位、义素、语素义)。从宏观上说,已经从词汇单位、词法单位扩展到短语、句子、句群以至更大的言语作品(一席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某个人的全部著作);从一种民族语的语义特点扩展到各民族语的语义共性;从语义内部扩展到语义外部。“Fillmore 在 1977 年提出的有关意义和‘情景’的讨论可能是值得一提的一种很有前途的发展趋势。他称为‘情景’的是一种思维上的联系网。当人们提到这种‘情景’的某一部分时,人们就会联想到‘情景’的其余部分。这样,买卖货物和货币与商品的交易就形成了一种基本商业‘情景’,而‘买’和‘卖’,‘支付’和‘花费’等概念则以‘情景’中的不同方面为中心。”(利奇,1981:506)

研究的重点是对自然语言做形式化的精确描写。与之有关的当前热点语义课题是:题元、照应、量词辖域等。

### (三)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

除了前面讲过的四种不同学科的语义学以外,还有十多个语义学流派,如结构语义学、程序语义学(约翰逊—莱尔德,1977)、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概念(作用)语义学(也叫心智主义语义学或表达语义学)、蒙塔古语义学、境况语义学、分解语义学(60 年代卡茨等人把人类语言学用过的成分/义素分析引入生成语法描述语义)、目的论语义学、模型理论语义学、认知语义学、客观主义(真值条件)语义学等等。这些流派的层见迭出,是现代语义学蓬勃发展的标志。

在众多的流派中,蒙塔古语义学和境况语义学处于主流和领先地位,正以受到赞同的理论、方法吸引着许多学派靠拢过来,并领导着他们前进。

蒙塔古是美国逻辑学家,以他为代表的这个学派把语言学、逻辑学和

数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数学和逻辑描写自然语言,使逻辑语义学周密化,建立了自然语言语义学。他们认为句法与语义同构(即二者结构一一对应),通过“翻译规则→句子→内涵逻辑→语义解释”这个链条可以理解、描写自然语言。这是70年代以来有较大影响的学派。

80年代产生了更有影响的情景(境况)语义学。创始人有美国哲学家巴怀士、佩里等。

他们认为,各种情景时时、处处、事事都存在。组成情景的是以下几类基本单位(uniformity):(1)个体,有一般的物质性的实体,也有特殊的个体(如“词”);(2)性质;(3)关系;(4)地点;(5)时间。这几类常项可以构成抽象情景(abstract situation),它可以分为情景类(situation type),可以具体化为现实情景(actual situation)。情景语义学的目标是解决以下六个语言问题:(1)外部意义;(2)能产性;(3)效率;(4)表达角度相对差异;(5)歧义;(6)心理意义。(徐烈炯,1990:92~98)总目标是构造出一种自然语言意义的形式理论,并已迈出了一大步。情景语义学发展了形式语义学,其主要特点有三个:(1)句子的内容是情景,而不是真值;(2)为分析句子的意义,必须说明有关的情景;(3)把自然语言作为符号体系,其结构是由交际效益原则决定的。其缺点有五个:(1)仍旧局限于命题意义或描写意义;(2)对主观现象(自我表现的主观活动,是语言语义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没有足够的重视;(3)局限于句子;(4)只涉及用语言描述为具体实体的情景;(5)把时间和地点看做跟物体处于同样地位的实体。(莱昂斯,1987:7章)

#### (四)理论方法的新趋势

至今为止,主要的理论有:(1)概念理论(语义就是概念);(2)对应理论(事物、意义和符号三角对应);(3)语境理论;(4)语义场理论;(5)成分分析理论;(6)解释语义学理论;(7)生成语义学理论;(8)蒙塔古语义学理论;(9)情景语义学理论。作为语义学的共性问题,应满足四性要求,受制于两个条件(贾肯道夫,1983)。四性要求是:(1)充分性,即能区分各种不同的语义;(2)普遍性,即不同语言的语义结构具有共性;(3)结合性,即说明词义结合成句子意义的原则;(4)能释性,即对同义、反义等语义特性做

出解释。两个条件是：(1)语法制约，即语义理论要能对语法做出解释；(2)认知制约，即解释为什么语言能表达各种心理感觉。（沈家煊，1985）因为义素分析有些局限性，它不是语义学的主流和前沿，因此国外研究义素分析的学者已经寥若晨星，而研究语句数学逻辑式的则是满天星斗。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今，演绎法渐渐取代了归纳法的主导地位。（莱昂斯，1987）

语义学研究意义，虽然不能过分依赖其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只有借鉴哲学、数学、逻辑学、数理逻辑、认知心理学等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状态才有可能从较多的个别性、随意性、非公理性转入较多的普遍性、系统性、客观性、公理性。

19~20 世纪之交，哲学发生了第二次大转向——从认识论转向语言，以语言为坐标进行哲学研究，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而意义问题又是其核心、主线。如果离开语言哲学这个宏观大背景去讨论意义问题，就是瞎子摸象。

#### （五）将要成熟的趋势

当今的语言学，已经进入语义学时代。（阿普列祥，1974：3）语义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对语言单位和语义价值的分析和描写上。现今的语义学最新的成就已经能对自然语言用比较清晰和详尽的公式来描写，但是它的理论及其成果还带有“推测性”，对具体语言材料研究得还不深透，应用的程度还不够高。它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从不十分成熟的未来科学变成未来的成熟的科学。语义学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只求得陈述句真值条件。疑问句、命令句等一般情况无所谓真假，常有适当不适当的区别，而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则可以补上语义学研究的这一不足之处。

## 第三节 词汇语义学

### 1.3.1 词汇语义学是现代语义学的分支

词汇语义学是传统语义学（词汇学）的发展，是现代语义学的分支。语义学研究通常是在词汇和句子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在词汇层面上的语

义学就是词汇语义学。结构语义学的首要部分就是词汇语义学。在转换语法纳入语义问题以前,语义学基本上一直在词汇层面上研究。

传统词汇学的衰落不可避免,现代词汇学的新兴已成必然。现代词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吸收语义学成果。另一方面,词汇学也促进了语义学。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词汇学对语言语义学进化的影响也许跟哲学的影响一样,也许更大。”(哈扎·库隆,1991)

语言是“词的语言”,词决定着其他语言单位,“是语言的机构中某种中心的东西”。(索绪尔,1916)每一个词都是语言学的微观世界,都是文献、文化的缩影。而词的核心是词义。因此,词义在语义学史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现代语义学有三个阶段:一,研究词义演变,以词义为中心;二,研究言语交际(双方在语境中的互动机制,理解)和语义结构关系,以词义为基础;三,语义学和语用学互相重叠,离不开词义研究。

20世纪50年代,乌尔曼把语言符号区分为外部方面(能记)和语义方面(所记);跟这两个方面相对应,产生了词汇形态学和词汇语义学,句法形态学和句法语义学。这样词汇语义学便占有了语言学的近四分之一的天下。词汇语义学,乌尔曼又把它分为共时的和历时的。(阿普列祥,1959)

苏俄的词汇学在语言学中占的地位,比起其他国家,一直比较显赫。在语义学的影响下,苏俄也较早地产生了词汇语义学。其中的代表作是阿普列祥的《词汇语义学》(莫斯科,1974),库兹涅佐娃的《俄语词汇学》(莫斯科,1989年第2版;中译本据第1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诺维科夫的《俄语语义学》(莫斯科,1982)。

蒙塔古在1970年前后比较关注词汇语义学,其后继者多伍蒂(1979)在模型语义学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词汇语义学(word semantics)。格语法的开创者菲尔墨从1971年起也转向研究词汇语义学,1976年他出版了《词汇语义学的研究课题》。1996年向美国基金会申请基金研究《框架网:基于框架语义学的英语语义词库》,其中主要研究英语5000动词框架。“框架语义学”就是系统描写词义的一种方法,主要描写词义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林杏光,1999:238)英美词汇语义学专著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斯的《词汇语义学》(剑桥大学,1986)。此外还有莱文的《词汇语义

学评论》(论文集,1985)和兰姆的《词汇学和语义学》(载《今日语言学》,纽约)。以上著作虽然名字不同,但是内容都是用现代语义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词义等单位及其内容的相互关系,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传统语义学(词汇学)大大地前进了。

### 1.3.2 词汇语义学的特点

词汇语义学比起传统词汇学(语义学),其特点有三:

(一)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是语义的五种载体,而词是最基本的载体。因此研究词所承载的语义,便成了语义学的中心课题之一。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单位有四个:义位、义素、语素义(素义)、义丛(由义位组成,是短语的意义方面)。四个单位中以义位为主,以义位的系统为主,不是研究单个的义位。传统词汇学和传统语义学只研究词义。

(二)在词汇语义学中,本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义位的四种特色理论:

#### (1)义位结构论

①义位的微观结构:义值(基义,陪义),义域,基义内部义素的层级结构及对它的义素分析法。

②义位的宏观结构:义位在语义场中的结构,多义词义场中的义位结构。义位的来源、因素、形态,即义位跟外部世界、人类认知的关系。

#### (2)义位定性论

①词义的诸学说。

②义位的性质。

#### (3)义位语用论

①义位的组合及其规则。包括义位内的组合,义位间的组合,义丛内的语义组合,义丛间的语义关系。

②义位的组合义。

③义位的语境论。

#### (4)义位演变论

①义位演变的诸学说。

②义位演变的多视角、广角分析。

(三)词汇语义学所用的理论和方法源自现代语义学,诸如:

- (1)语言之间的义位比较、分类研究,通过比较、分类推进系统研究;
- (2)在聚合和组合两个坐标上的静态与动态的双向研究;
- (3)语义场理论,少用内省式实证主义的有限枚举法,多用封闭域的分析方法,建立典型群理论模式;
- (4)有限度使用分布法、公理法和分解法(语义成分分析法);
- (5)注意义位的数学、逻辑式;
- (6)用演绎法取代归纳法的主导地位(莱昂斯);
- (7)定性一定量一定性往复循环的方法;
- (8)语境理论,语境是求得义位的语流义变和系统演变真值的首要参数;
- (9)把义位作为人类认知功能或工具的一部分,而不作为自治语言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在哲学、逻辑学、数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工智能、认知语言学等多视角下研究义位。

综观世界语言学新趋势,词汇主义是其八个趋势的首要趋势。词汇主义就是主张从语法结构事实的解释转移到词汇事实的解释。该思想主要贯穿在其中五个趋势中:整体主义,要求词库和语法统一为整体;跨结构体主义,要求寻找各语言结构体的共性,用尽可能少的原则管辖多种结构体,有些问题可以放到词库里去解决;多样结构体主义,要求寻找结构体的个性,使各语言的特殊结构尽量显示出来,以使用词汇手段予以解决,减少语法规则的数目;关系主义,要求更关注词与词之间的依存组合关系;单一层次主义,反对乔姆斯基的双层论,主张单一层次,词汇功能语法更强调让词汇承担更多的语法任务。(R.Hudson,1991:3)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语料库不断建立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对词汇的分析、确认、描写,有些语义学家放弃了非语言学标准,甚至放弃了词汇学视角,转向意义领域——微观语义世界,想要从中发现关联、共生现象,提出假说,建立各种描写模型。(格雷马斯,1966/1999:201)

## 第二章

# 义位结构论

词汇语义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词汇层面的无数意义单位概括为少数的几个基本义类——义素、语素义(素义)、义位、义丛,并研究它们的结构,以及它们在语义体系中的位置、关系。在上列义类单位中,基本的、核心的单位就是义位。

### 第一节 义位的界说

#### 2.1.0 义位的大中小三种概念

1908年,瑞典语言学家诺伦首先提出义位(sememe)。1926年,布龙菲尔德说“一个最小的形式就是 morpheme,它的意义就是 sememe”,并把它作为结构语言学的一个意义单位。1949年及以后,美国奈达沿用布氏的义位,并认为是“一组语义上相关的义素”、“诸义素的总和”。(伍铁平,1979)此后对“义位”有大中小三种概念:(1)指一个词的所有义项(高名凯,1963);(2)指一个词的一个义项;(3)指一个义项的语义成分(semantic component),因此 sememe 也常译成“义素”。而布龙菲尔德常用 noeme 表示义素,用 glosseme 表示义位。义位组合就是义丛(cluster),相当于词组的意义。

义位指一个义项,是中观概念(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是通说,以从众为宜。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义位的多视角的多种界定。

#### 2.1.1 直观定义:义位相当于义项

词的一个义项在词典中被阐释的状态是一个范畴中词与词之间的组

合关系。一个单义词只有一个义位,多义词有多个义位。非自由的语素义,在字词典里算是一个义项,但是不能称为义位。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里,“家”列出十二个义项,其中多半不是义位。如:

- ④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农~|渔~|船~|车~|行(háng)~。⑤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专~|画~|政治~|科学~|艺术~|社会活动~。⑥学术流派……⑧谦辞……⑨饲养的……

还有“家”的后缀义,也是义项,但不是义位。

相比之下,义位的客观性突出,一个词的义位数目客观地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义项的主观性更突出,词典编者可以根据词典的宗旨和规模删掉、合并或细分一个词(语素)的义项。70年代以前的《新华字典》只给出“家”的五个义项。其中第一义项(家庭和所住的地方)等于《现汉》的第一、二个义项,也等于两个义位。而《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都给“家”列出27个义项。

### 2.1.2 操作性(或功能性)定义:义位是自由的、语义系统中的最小单位

义位的自由,是指它借助音节(群),在语句中能独立运用。语义系统,各语言不同,古今不同,普方不同。非自由语素义、义素虽然是最小的,但不是自由的。义丛,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不是最小的。“家”的“安家、定居”义位能独立运用:“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史记·乐毅列传》)、“家于杭州”等,那是古代汉语语义系统的。“家”的“住所”义位,与“居”(故居、旧居、民居、徙居、蜗居、安居乐业)、“宅”(宅院、宅第、私宅、凶宅、深宅大院)、“邸”(官邸、府邸、私邸)、“第”(府第、宅第、门第)同义,但是“居、宅、邸”属于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义系统,都是非自由的,而且“邸”特指高级官员的住所,“第”特指官僚贵族的住所。

### 2.1.3 属性定义:义位是最基本的语义单位

义位是语言共同体用语音单位记录的、对世界认识的、最基本的语义单位。语言共同体是指一定历史阶段的一个民族的广大社会成员,他们总有无数的语言共识。语音单位,这里指音位、音节或音节群,是反映语义的基本单位,而且是进入意识中的音响形象,即音象。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各民族、各时代、各地域、各行业的语言主体(社团)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语言世界的切分多少(大小)、理解的深浅、提取特征的差异。比起义素、语素义、义丛、句义,义位是最基本的,它是最容易为常识所认同的自然的较小的语义单位。它具有个体的概括性。“家”不是某个家,而是概括了古今中外的所有的家的共有的最易识别的特征。

### 2.1.4 分析性定义:义位是义素的综合体

现代语义学的解释语义学和生成语义学等学派认为,义位是一组语义成分的集合,是义素的综合体。下文有详细讨论,此处暂不说解。

### 2.1.5 系统性定义:义位是语义系统中的抽象常体

义位是言语中围绕一个中心的一些具体意义或实际意义(兹古斯塔,1971)在语义系统中的抽象常体。如:

[房子] 有墙、顶、门、窗,供人居住或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

(《现汉》)

“房子”的具体意义是:砖房、木房、土房、草房、瓦房、毡房、平房、楼房、营房、民房、厂房、库房、仓房、禅房、牢房、门房、茅房、耳房……,从中抽象出共有的意义:(1)结构要素——有墙、顶、门、窗的建筑物;(2)功用要素——供人居住或做其他用途。“房子”还有一些变异的实际意义:A.分到了四室一厅的房子(指楼房的一些房间);B.街道两侧都建了房子(指多种房子);C.他家正在刷房子(指房子的墙、棚部分);D.远远望去,他家的房子很漂亮(指房子的外观)。A、B、C、D是“房子”义位的变体。在言语(话语层面)中先有各个变体,在语言中形成语义小类的聚合,互补

变体集成一个复合体、一个常体。没有这个常体,人们就不能互相沟通。因此,义位不仅是超个体的和超具体类别的,而且是超变体的。

### 2.1.6 结构性定义:义位是由义值(基义和陪义)和义域组成的

义位是能够跟语音结合的最小的语义单位(义素不能),义位和语音匹配成词。而义位又是由义值(质义素)和义域(量义素)组成的。下文将有专节讨论这个界定,此处暂不说解。

总之,以上六种定义,视角不同,揭示了义位的面貌、功能、属性、组成、系统、结构,有利于理解和把握义位整体。

## 第二节 义位的微观结构

事物的结构是事物的本质标志之一。按照语言哲学界绝大多数人主张的整体论(与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原子论”相对),义位不是孤立的个体,也不属于单个句子,而是属于一种语言的语义整体。只有在这一整体视角下,才能更科学地分析义位的结构。义位内部结构称为微观结构,义位之间的结构称为宏观结构。

### 2.2.1 义值

义值是布龙菲尔德(1933. 1980:182)用语。阿普列祥提出“语义值”(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валентности)。诺维科夫(1982:97)是在索绪尔思想框架内使用“义值”(значимость)的,指聚合之中、系统之中一个词的意义,即系统义。莱昂斯(1995:80)用 sense(关系义)指同一语言中词位之间的意义关系。我们用“系统值”、“关系值”或“位置值”来概括索绪尔学派这一重要发现或重大贡献。(参见 2.3.4.3 节)与之相关的还有组合值。(参见 4.1.1~4.1.6 节)

我们使用的义值是个更广泛的概念,就是词形式所表示的内容。

义位(代之以 G)是由义值(代之以 V)和义域(代之以 F)构成的。义